

@ 01 嫁娶十 難承雨露

幺妹兒是鄭家收留的孤女，父母帶著她去場壩趕場，遇到土匪襲擊，雙雙罹難。鄭家的採買躲在一輛牛車下撿回一命，也撿回了幺妹兒。老太爺可憐她纔剛剛兩歲，就讓王媽照管她，養在莊子裏。

幺妹兒自小就跟著王媽跑腿服侍三少爺，大一些就正式派給三少爺做丫頭。後來少爺去瀘州城裏讀書，再後來又去上海讀大學，每次回來都是有說有笑的，給她和王三兒講城市的種種新鮮事。王三兒總是問很多傻問題，幺妹兒從來不問，因為她從不深究他所講的事情，只是看見他笑嘻嘻地講東講西，就覺得十分快樂。這次少爺回來娶親，幺妹兒也很高興，想他娶了親就該不走了吧，就該一直住在家裏了。少爺頭天回來，第二天就去迎親，她幾乎沒機會跟他講話。她和王三兒都有禮物要送給他，她自己是繡了個荷包，繡的竹子圖案，因為老爺喜歡畫竹子，王三兒編了個魚簍子，準備他們一起去大溪裏撈魚時給少爺用。王三兒在喜棚裏幫忙跑腿，今天一早還偷空跑進來，想看一眼少爺和新媳婦，結果那會兒他們還沒起牀。現在起牀了，早飯也吃了，卻又關起房門不理人了。少奶奶真是好看，幺妹兒也想多看看，可是……

她想進去告訴他們，廚房裏做了好多點心，還有好多莊客送來的土產，特別是有剛開始成熟的荔枝，莊客們編了嶄新的篾籃裝著沈甸甸的新荔枝，油綠的荔枝葉都紮在籃口外，籃眼裏露著紅殼的荔枝果，看著叫人流口水，少爺最愛吃，這東西放不得，下了樹就得馬上吃，過兩天就不能吃了……她猶豫著走到少爺的房門外，心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叫他，正在這時，她突然聽見少爺房裏傳出咿咿唔唔的聲音，雖然她完全不明白是甚麼聲音，但那種聲音使她心慌意亂，她不明所以，本能地飛跑著逃走了。

到中午，王媽打發幺妹兒提著紅漆木大食盒裝的飯菜、紅漆木什錦盒兒裝的點心過來，幺妹兒見少爺的房門還是關得嚴嚴實實，她耽心少爺餓，終於鼓起勇氣，在門口喊一聲三少爺，等了半天，聽見少爺甕聲甕氣地問她啥事，她說：「我給你們送午飯來啦。」少爺「哦」了一聲，半晌纔說：「你放門口吧。」幺妹兒沒辦法，只好去自己屋裏搬個小茶桌放在他房門口，把食盒放好，什錦盒兒放在食盒邊上，又去泡一壺新茶來，看看都齊全了，纔說：「少爺，都放在門口了。」慢慢回到下房裏，拿起新打的一幅鞋樣子，發了一會兒歎，這是她收拾房間時，拿了少奶奶的紅繡鞋，量過大小，準備做來送她的。

思翰披件袍子跑到門口，聽聽幺妹兒已經離開，這纔開門，把茶桌端進屋裏來，想想，乾脆端到牀前的腳踏墊上，輕輕叫：「蓮碧，蓮碧。」他已經知道了她的閨名。蓮碧輕輕蹙蹙眉，從昏沈中醒來，看

見思翰兩眼閃亮望住自己，一時間有點不知身在何處。就聽他問：

「你餓嗎？要不要吃飯？我都端進來了。」她輕輕「哦」一聲，望著他，心裏奇怪他怎麼這樣高興。

她想起他急匆匆拖她進門，一句話不說，關上房門就一把抱起她跑到牀邊，還來不及放下她就瘋狂地吻她的臉、脖子、胸脯，雙手箍緊她的腰肢，勒得她差點兒背過氣去，也不管她大聲喘氣，不由分說一路解開她旗袍的襟扣，熟門熟路解了馬甲再扯掉下裙小衣，三下兩下就把她剝得精光，那樣急迫，好像著了火。然後他自己的袍子都顧不得脫，撩起下擺就壓在她身上，一隻手就脫了他自己的下衣，立刻又滾燙地進入她的身體，她只感到又一次痛，然後一動不動，等著他再像早上那樣抽筋，但是這一次他進去以後馬上停住，緊抱著她不動，喘著粗氣，忽然問：「你閨名兒叫啥？」她輕聲說：「蓮碧。」然後就聽他喃喃唸著她的名字，在她身上慢慢動起來，她只覺得痛，被他揉搓得透不過氣，不由自主發出不可抑制的呻吟，完全是從體腔裏被他擠迫出來的聲音，隨著他動作的輕重，她的呻吟也高低錯落，這起伏跌宕的聲音好像給他吹響了號角，他又開始喊叫，隨著他的喊叫，他的身體轟然爆發，又死過去一次。

他伏在她身上歇了一會兒，又開始揉搓她的全身，吻住她的嘴輾轉吸吮，好像很痛苦，又好像很急迫，在她身上動了好久，那樣堅硬，那樣猛烈，簡直要搗毀了她，弄得她一直痛，痛得抽氣，忍不住尖叫。

他開始一陣劇烈的揉擦，香柏木大牀似乎都晃動起來，最後他又抽筋一樣爆發了。蓮碧始終雙目緊閉，不敢看他。終於，他從她身上滾下來，她驟然感覺到體內的熱流湧出，眼淚也不可抑制地滾出來。

這一來她不可收拾地哭起來，傷心地低低抽泣著，拉過被子緊抱在懷裏捂著臉，痛哭不止。他本來筋疲力盡，眼睛都睜不開了，聽到她哭得這麼厲害，急忙重新抱住她問：「你這是咋啦？」她哭得說不出話來，身上痛，心裏也痛，她自己也說不清。她覺得自己現在明白嫁人是甚麼意思了，想到以後每天他要這樣像個瘋子一樣折騰她，心裏十分恐懼。她不明白，他看起來溫文爾雅，好的時候好像也對她很好，可以說細心體貼，可是抽起筋來卻這樣可怕，並且一天要抽很多次，她被他害得渾身都散了架，今後的日子可怎麼過？她帶著自傷自憐和對未來的恐懼，伴著渾身莫名的酸軟疲乏，迷迷糊糊哭著睡過去。

現在聽到他叫她吃飯，覺得自己一點胃口也沒有，勉強起來喝幾口茶，靠在牀頭看他吃。他看來精神很好，食欲也很好，坐在牀前的腳踏墊上，就著幺妹兒的小茶桌，幾乎吃光兩個人的飯，還喝著茶水吃了點心，然後很滿意地將茶桌端開，漱了口，又擦了臉，精神煥發，換一盆水，又殷勤地給蓮碧洗臉擦身，然後又上牀來，靠在牀頭，攬著她說起話來。他絮絮地問她上學的情形，又問她閨名是哪兩個字，當他聽她解釋是「接天蓮葉無窮碧」那兩個字時，在她頭上親了一下，又講他自己怎樣讀書，怎樣去瀘州、上海，投考了哪幾間大學，最後

考上復旦。蓮碧聽他溫存的聲音娓娓地講著家常，完全是一個神智正常的人，他的懷抱很溫暖舒適，他的手時不時撫摸她的臉，她的頭髮，好像很疼愛她，她覺得好多了，只要他不發瘋不抽筋，她甚至開始喜歡和他在一起。

這一天晚飯是新媳婦過門頭一天正食，小倆口還是和老太爺一起吃的。吃完飯，老太爺親自帶著兒子媳婦到正房各院，向來賀喜的親友故舊亮相致謝，蓮碧跟著思翰稱呼各色人等，聽此起彼伏的恭維和祝福，拜望完莊子裏的親友和管事、賬房及家眷，還走出莊門，到莊門外平壩裏流水大蓆棚，跟來賀喜的莊客和鄉民致謝，戲班子管事和戲子們也擠過來看新娘子，好一通亂。

總算老太爺放了他們，思翰便帶蓮碧到花園裏逛。原來莊子裏有個大花園，就在他們院子旁邊。花園裏各式花草樹木錯落有致，石板鋪的小徑蜿蜒曲折，通往一個很大的種滿荷花的池塘，滿塘碧綠伸展的荷葉中，粉的白的荷花盛開，花香瀰漫；池塘裏養著許多魚，有些紅色金魚，在荷花荷葉下出沒；池塘邊緣圍著一圈原木，可以坐在塘邊看花看魚；池塘上面架著個簡潔精緻的淡褐黃香柏木拱橋，通向池塘中央八角攢尖的淡褐黃香柏木涼亭，涼亭八個精美的挑簷高翹，亭子裏一圈美人靠（帶靠背的坐凳欄桿），可以坐著倚欄觀魚賞花；亭子邊還有個可以鑽進人去的太湖石假山，假山上花木扶疏。

兩人站在橋上看一會兒魚，就見荷塘對面遠遠跑過來一個人，離近了，纔歡歡喜喜喊一聲「三少爺三少奶奶」，她聽思翰叫他王三兒。這是個很活潑的年輕人，眉毛黑眼睛亮，穿著白夏布對襟短衫袴，袴長只到小腿肚，光腳穿著草鞋，一副精力旺盛的樣子，手裏拿著個竹篾編的魚簍子，對思翰說：「三少爺，我送你的，哪天我們去大石頭撈魚，帶三少奶奶一起去。」思翰接過，他又轉臉對蓮碧說：「很好耍的，少爺最喜歡去大石頭。」蓮碧微笑著答應，他便說：「我得出去了，要不我媽又要罵我偷懶。」對兩個人彎彎腰，跑出去了。

蓮碧跟著思翰繞過荷塘，從另一頭的石板小徑穿行，出了花園，經過一條香樟樹夾道，回到自己院裏。蓮碧不想進房，就站在院裏看荷花，新月如鉤，月華如水，微風動處，荷香四溢，假山上爬著喇叭花，院子兩邊是通他們房間的遊廊，遊廊外是矮矮的院牆，爬滿了絲瓜葉，心形的葉片大大地舒展著。院子裏一圈木槿花樹，因為山上節氣晚，早晚還很涼，大朵大朵重瓣的木槿花纔剛剛盛開。蓮碧心裏有些惆悵，想到自己現在就算嫁作人婦了，可是做姑娘的日子好像還沒有過完。她移步走到木槿花樹下，感到生命中有些甚麼從她的指縫中溜走了，她很想抓住點甚麼，但那到底是甚麼？

思翰把王三兒給他的魚簍子掛到水房牆上，出來看見蓮碧站在花樹下，本來紫的白的木槿花，在迷朦月光下都閃著銀粉的光，連池中的蓮花也都是一色的銀粉，蓮碧水紅的衣衫也發出銀粉的光來，她的臉

在月光下精緻柔和，帶著淡淡的憂傷，長長的眼瞼半開半合，似乎有看不見的淚光在閃爍，他走過去，憐惜地輕輕攬住她單薄的肩，一起看那盛開的花朵，想起《詩經·鄭風》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」，這時候，兩人同時聽到極輕微的一聲「啪」，眼睜睜看著眼前一朵累累垂垂的木槿花脫離枝頭，沈甸甸地落在他們腳下……木槿花，木槿花……朝榮而夕死……芬榮何夭促，零落在瞬息……靜默了一陣，他清楚地看見幾滴淚珠從她臉上滑落，跌碎在落花上……



木槿花，即《詩經》中的舜，又名朝開暮落花，清晨花開，黃昏花落，每天不斷花開花落，自夏至秋，日日繁花滿樹，落花滿地。

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©2022 鸞鳳 Phoenix @ [鳳巢](#)
[Amazon](#)、[AppleBooks](#)、[GooglePlay](#)、[Kobo](#)、[Readmoo](#)、[Pubu](#)